



作家说

六神磊磊：我想讲的是江湖运行的底层逻辑

流行文化无法取悦每一代人，如果没有经受住时间的检验，它就消亡；如果经受住了，它就成为经典。



六神磊磊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说到金庸武侠小说，可以自动忽略 武侠，甚至 小说，金庸 两个字就代表了那个快意恩仇的江湖。当六神磊磊从2013年起开设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，金庸的江湖就又多了一个围观的宋兵乙。

新书《六神磊磊读金庸》近日出版，在对金庸11部作品的解读中，六神磊磊读出的是 不再心中一荡，谁来怜我世人。

金庸小说里有 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，也有 怜我世人，忧思实多。行侠仗义的本质是什么？六神磊磊觉得，是同情。武侠二字，武和我们渐行渐远，但侠永远不会过时。看到别人的苦难，能感同身受，这是金庸武侠的核心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写了那么久《六神磊磊读金庸》，书中的文章是怎么选出来的？

六神磊磊：有从以前文章中筛选出来的，也有新写的。时事相关的文章就不收了，毕竟时过境迁。选的都是与小说相关、直接从小说解读的。当然，我选的都是自己觉得写得最好的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你最早读到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什么时候？

六神磊磊：我们那一代人躲不开金庸，电视里一直在放金庸的武侠片。我真正看原著是初中，看的第一部是《神雕侠侣》。那时候资讯不发达，看了几年小说，才知道金庸长什么样。

当时看的金庸小说都是从书店租的，10元押金，4角租一天。但很可怕的是，如果租来的书被老师收缴了，10元押金就退不回来了，资金链断了，就看不成了。大概是1995年，班上有个同学买了一套盗版的金庸全集，也要299元巨资，他特地搬到教室来开箱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那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拥有一套金庸集？

六神磊磊：不可能啊，不仅是贵，家长也不同意你看。买了之后那么一大箱子书藏哪里？现在我家里有三套不同版本的原著，还有几套口袋本，甚至还有

一些早期的盗版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金庸最后一部长篇《鹿鼎记》写于1969年，也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，金庸武侠还能有持续的吸引力吗？

六神磊磊：先说一个有趣的现象，经典在诞生之初都是非常大众的，比如《红楼梦》面世时就是一部通俗小说，是少男少女排遣寂寞的读物。清代有个女孩痴迷《红楼梦》，读出了病，家人就想着把书烧了，说不定病能好，谁知女孩崩溃大喊：奈何烧杀我宝玉，竟然吐血而亡。但是前段时间，我组了个群和大家一起读经典，大家纷纷表示千万不要有《红楼梦》。西方名著也有着类似的命运，比如，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也是当年的青春读物，而今天愿意打开这本书的人也越来越少。

所以，当年的潮流会慢慢被束之高阁，这是必然现象。流行文化无法取悦每一代人，如果没有经受住时间的检验，它就消亡；如果经受住了，它就成为经典。

有家长跟我说：特别想让孩子看金庸小说，但孩子就是不爱看，不知道如何引导。太有趣了，我们这辈人小时候，家长严防死守不让孩子看，现在的家长强迫孩子看。看原著的人越来越少，但现代人会通过更大众的方式去认识经典，比如电影、电视剧、漫画，看过

金庸武侠片的人一定比看过原著的多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金庸的封笔之作是《鹿鼎记》，你书中最后一篇是《侠客消亡年》，武侠小说在当下还有它的生存环境吗？

六神磊磊：我倾向于把这个问题想得简单一些，不是武侠不行，是写武侠的人不行。比如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日本也一度出现日本武侠小说没落的论调，但不久出了一个藤泽周平，开辟了武侠的另一种类型。他笔下的主人公不是大英雄大侠客，而是为雇主工作的低级武士，有着市井俗人的苦恼。

金庸、梁羽生、古龙都是当时一流顶尖的文人，他们创造了新武侠小说。现在如果有一流顶尖的人愿意去投入武侠小说创作，说不定武侠就又行了，关键在于创新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现在仙侠似乎比武侠要热？

六神磊磊：我们当年看武侠的时候，武侠承担的功能是爽，没有人想着要去武侠里找什么意义。但是现在武侠不承担了，爽的功能了，大家寻求的刺激越来越强，口味越来越重。以前觉得一掌出去打倒一个人，过瘾；现在要打垮一座山、打爆一个星球，才够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为什么金庸小说里描写的武功越靠近后期也越强？

六神磊磊：两个原因。一是越靠近当下，史料越丰富、现实感越强，就越不好编，读者愿意相信宋朝的人能飞天遁地，清朝的人这样就不太可信了。二是金庸心态的变化，觉得行侠仗义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，理想主义破灭，心态也许有一些苍凉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长期以来对金庸小说的解读就不少，你觉得自己的特别之处是什么？

六神磊磊：我比较喜欢小说中的人情世故，我想讲的是江湖运行的底层逻辑。

比如，书中有一篇《一篇精彩的领导讲话》，讲的是《神雕侠侣》中，丐帮主要领导梁长老，在丐帮选新老的大会上的公开讲话，我对这个讲话做了解析，它难在哪里、高在哪里；还有一篇《曼陀山庄的形式主义》，讲的是《天龙八部》中，王语嫣的妈妈王夫人为什么总也种不好茶花，因为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形式主义，不是技术问题，而是制度和人性的问题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你是在用金庸小说表达自己想说的话，还是在分析金庸小说本身的意图？金庸关注我 还是 我注金庸？

六神磊磊：那肯定还是 我注金庸。这个事应该这么讲，有的是作者存心这样写，有的作者未

必存心，但也许有潜意识。比如梁长老的讲话，金庸未必认真思考了我写的那些，但是他就是有这个本领，洞察人性和职场，信手拈来就能抓住关键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你觉得金庸小说中哪个故事最有现代感？

六神磊磊：《白马啸西风》中的李文秀，她的爱情状态在古代背景的小说中是很少的。她身在西北大漠，在精神上像一个现代人。尤其在结尾说的那句话，那都是很好很好的，可是我偏不喜欢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这个问题虽然有些老，还是想问，你最喜欢金庸小说哪个人物？

六神磊磊：现在比较喜欢包不同，《天龙八部》里一个人物。因为他有一个女儿，虽然长得丑，年方六岁，眼睛一大一小，鼻孔朝天，耳朵招风，但他还是很喜欢。我也有女儿，也有点这个心态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你最喜欢小说中的哪一个场景？

六神磊磊：《笑傲江湖》里有一幕，小鸡镇鸡鸣渡的一个小酒馆里，令狐冲和莫大先生喝酒，船窗中透出灯光，倒映在汉水之中，一条黄光，缓缓闪动。莫大先生的琴声渐趋低沉，静夜听来，甚是凄清。我觉得这一幕特别美，可能是金庸小说里最美的场景之一吧。一个被世人误解、落魄天涯的人得一知己，这种突然而来的温暖，感觉太好了！

我的书中有一篇讲令狐冲和莫大先生的友谊，他们之间没有道德绑架，没有谁必须帮谁的义务。比如，令狐冲和任盈盈在少林寺被正派高手围困，莫大也在其中，但自始至终保持沉默，没有为他们说过什么话；反过来，在华山思过崖的黑洞中，大家同时被人围攻，令狐冲一门心思只记着盈盈，顾不上救莫大；但条件允许的时候，他们又都义不容辞，挺身而出。

后来，令狐冲功成名就，成大侠了，办喜事，前来贺喜的江湖豪士挤满了梅庄，这里面趋炎附势的恐怕也不少。按理说，莫大先生完全可以来，当个主婚证婚都当得起，但他没有。他不现身、不吃喜酒，就等大家闹完了，才在墙外拉了一段《凤求凰》。

这样的友谊，让人感动，是最令人向往的友谊。



书 探

悲伤是件很私人的事，孤独呢

好故事留给我们的疑问比答案多，同时，留给我们的答案比问题多。

作品）说：一个精彩的故事就像身上奇痒，总得不停抓挠。好故事留给我们的疑问比答案多，同时，留给我们的答案比问题多。

他在点评雷蒙德·卡佛的短篇小说《要不你们跳个舞》。

厨房里，他又给自己倒了杯酒，看着前院摆着的卧室家具，故事就这样开头了。

他那边的床头柜和台灯，她那边的床头柜和台灯，所有东西都从房里搬了出来，还拖出一根长长的电源线，可以接通电器。

一对年轻的男女，开车路过，他们正在布置一个小公寓。肯定是在卖二手货，女孩说。她在床上蹦跳，随手拿起枕头，躺在结实的床上。左邻右舍渐渐亮起了灯，男孩打开台灯，电视机看起来还不错。

男人回来了，拎着三明治、啤酒和威士忌。他接受了男孩所有的砍价，和他们一起喝酒，然后换了张唱片，提议：要不你们跳个舞？

后来，女孩把这件事告诉了所有人。这件事里面有更多东西，但她说不出来。试了一会儿，她放弃了。

故事戛然而止。我记得，醉意朦胧的女孩跟男人说：你肯定是很绝望或怎么了。她一定忘了。薄薄3页。你可以给这个短短的故事，填充很多内容，也可以给各种问题以答案。所有这些，都在故事结尾前那一行无尽的沉默与空白中。

这恐怕就是短篇小说的技巧：没讲出来的故事

远多于讲出的。在《巴黎评论：短篇小说课堂》里，我读到20个短篇小说以及对它们的点评。每个精悍的短故事里，都暗藏机巧，它们这样开始：

一天下午，父亲打来电话，问我有没有安排好丧事。

去英格兰银行，老板？这个点儿英格兰银行早关门了。

一个销售员和我分享烈酒，睡着了还在开车。

艾米莉娅和保罗晃荡梦游，在人类生活的彩色照片间穿行而过，在临终之际，在欧洲，在相册中。

今天早上，一个男人来我们门口问我洗澡了没有。

阿摩司·奥兹专门写过一本书《故事开始了》，讲述好小说如何开头，其要旨可以简单浓缩为一句话：开始讲一个故事就像是进餐馆和一个素昧平生的女人调情。对于短篇小说来说，这种调情，一定要干脆、直接、立竿见影。

故事当然各不相同。

威廉姆斯在讲一个孤儿。父亲渴死在沙漠，母亲溺水于海边，他在机场航站楼六七十平方米的小小区域里，游荡了7天。

诺瓦尔德的秘密比他见过的任何人都多，他不露声色地一点点揭开真相，那一场扭转乾坤的赌博，不过是高手设计的把戏。

迈克尔的 城市男孩 被女友的父母赶出家门，他像杂耍艺人一样脑袋朝下，倒立着逃出公寓；鲍尔的女主角通常古怪、不谐世故、心理失衡，就同一个问题 我为什么在亨利酒店 给丈夫写第八封信。

格林却重宣布：除了有病我现在相当健康，不骗你。他的一个朋友很激动的话，就会一直飘到天花板的高度，像飞蛾扑向棉花糖那样，反复撞

天花板。

康奈尔沉迷于阔太布丽奇琐碎浮华的生活，她开一辆加长林肯，车技欠佳，不得不找人帮忙停车。原先的洗衣工辞职了，新来的太不懂事，总坐在车前座上。她从在鸡尾酒会上遭遇抢劫、惊魂未定的人们口中得知，约翰逊太太的钻戒居然是假的。

每一处精心编织的细节里，都玄机重重，可写出来的并不多。等你细细读过，就会发现，那些隐藏不见的奥妙，会越来越多地浮现。玩过那个看图游戏没有？有人告诉你，在一幅画里藏着9张脸，你看到了几个？

尤金尼德斯说，写短篇的首要难点在于想清楚要把哪些内容留在篇幅之外。留在篇幅之外的内容暗含了省略掉的所有东西。这句点评，适用于《巴黎评论：短篇小说课堂》的所有小说。

同样适用的还有孤独。在一篇篇幅情节迥异的故事背后，那些貌似平淡无奇或是稀奇古怪的人物身上，我看到了茕茕孑立的孤独。很多小说，你会忘记它的故事，它的人物，可它传递给你的那种难以言说之感，却挥之不去。

马库斯评价巴塞尔姆：如果说他已跻身于我们时代最搞怪逗趣的短篇小说家之列，那他也属于这样一个有着独特才华的写作者群体。他们擅长在纸面上摹写出真正的悲伤凄凉。

罗比森的女主角说，悲伤是件非常私人的事。那么，孤独呢？

卡宁的《窃国者》里，在公学任教多年培养了众多明星人物的退休老校长，被再一次利用和欺骗。他眼睁睁地看着一切发生却无能为力。最心爱的学生，如今已是一位老人，他很想问他：先生，在您这个年纪，是不是很孤独？孤独，谁又不是呢？



冯雪梅

卡森·麦卡勒斯写过一部小说《哑巴》，后来，她把它改名为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。无法言说会将一个人与他人、与世界隔离，那是怎样一幅影像？深秋落雨的夜晚，在昏暗的路灯下孑然独行，真实、最喧嚣热闹处，往往有最浓厚的悲伤，我们终将孤独。

这大约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。当然，作家不会直截了当地写上这两个字。

我在读短篇小说，有点儿笨，不太在行。或者说，我对它缺少直觉。别看长篇小说厚厚一本，只要翻开一页，看几行，基本能作出判断，可轮到短篇，我就像味觉丧失的品酒师，尝掉了大半杯酒，依然不知它的好坏。

大卫·米恩斯（你可以不用管这些陌生的名字，他们都是著名的小说家，被邀请来点评同行的

或许，对某一地域美食的最高褒奖就是：你提到那个地名，想起的并非是一种烹饪繁复的菜式，而只是一个简简单单食材名称。

沈杰群

疫情期间没法出京旅行的日子里，对远方的向往和思念，往往是在每个特定时节时，对着自家厨房之善可食的食材和自己平平无奇的厨艺，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：上海街头的青团店又开始排队了吧？舟山皮皮虾要成熟了，又到了云南吃菌子的时节了，饭后再来点香水小菠萝也是极好的。

即使在物流如此便捷的当下，食物与地域的勾连感仍不减反增，而且愈发成了地域的代名词。或许，对某一地域美食的最高褒奖就是：你提到那个地名，想起的并非是一种烹饪繁复的菜式，而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食材名称。同样，一提到某个食材，一幅属于远方山水的隽永画面也会在你眼前徐徐浮现。

今天，我们谈论美食，开始喜欢删繁就简，回归最朴素、简洁的公式。

最近我读到了几本不错的美食书籍，例如《鱼米之乡：中国人的雅致饮食文化》《中国人超会吃》，写都包含一个共性：作者不厌其烦地列了一道道详细的食谱，像探秘一般，把每个质朴食材内在的学问都刨根问底梳理了一遍。

相较于以往美食专栏作家或高冷或深情的私

人叙事，这种扎根于民间菜市场、寻常百姓餐桌的食谱式书写，似乎显得很可爱，又很有味。朴实一点形容，这些书页里的美食，不是炫耀，给读者看的，而是真正让你下饭的。

《中国人超会吃》这本书，是作家王恺、媒体人戴小蛮和摄影师刘小柱在内的创作团队，用了3年多的时间，亲赴上海、成都、扬州等城市，一头扎进街头巷尾，遍访高级餐厅、人气小吃、烹饪名师，而呈现出来的，土著生活现场。

《中国人超会吃》的分类很直白，从菜、肉、鱼、禽、豆、米、面等七大类食物出发，全书有中国人的饭桌观察，有55道食谱，还描绘了各地的市集万象。很多食材或许是全国各地餐桌上的“公约数”，但是窥视不同地方的人究竟怎么吃、怎么做才好吃，显然更有意思。

比如中国人喜爱的豆腐。按照加水量分，有豆腐脑、豆腐、豆腐干，按发酵程度分，有初期毛豆腐、中期豆腐乳、后期臭豆腐。用豆腐做菜，你能烹饪出太多美食了：麻婆豆腐、大煮干丝、炔炒豆干、煮豆腐、八珍豆腐羹、蒸双臭等。

有趣的是，阅读中能感觉到，作者很在意一方水土培育的一方食材，也很直白地展现了某些地域对食材与烹饪方式近乎执拗的坚持。比如写到麻婆豆腐时，提到在四川，大厨做麻婆豆腐一定是用牛肉

而不是猪肉。很多新编菜谱说，牛肉猪肉都可以，但四川人一定会反驳，要用牛肉。取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，放在大锅滚油里炸酥后再放豆腐。

作者提到，麻婆豆腐本是小店家常菜，火遍全国大概还是因为里面蕴含着烹饪的基本道理：简单食材配合美味辅料，就能成就美味。

平常之物为绝佳美味，能充分彰显中国人融在吃中的智慧。这或许亦是美食作家们偏爱展现灵魂食谱的原因之一。

英国姑娘扶霞·洛洛普书写的《鱼米之乡：中国人的雅致饮食文化》，则更是将食材、烹饪与地域之间的亲密关系，锁定了。

扶霞·洛洛普首先为中国读者熟知，是因为一本《鱼翅与花椒》将川菜写得何其生动、精准。扶霞对中国食物的态度向来是：来者不拒，每一道食物于她而言，都是东方食物丛林的奇异地带，扶霞乐在其中。而《鱼米之乡：中国人的雅致饮食文化》让我们看到，扶霞写雅致的江南美食，一样写得细腻、勾人。将近10年前，扶霞开启中国江南之旅，她一站站去了历史悠久的美食之都扬州，被淮扬菜迷住了。接下来的几年，她数次下江南，徜徉在古城的街巷通衢，造访路边摊和富商旧宅，流连于各式各样的后厨。扶霞跟着当地的大厨与农民，出江河湖海捕鱼蟹贝，下村野田间挖笋和野菜。

《鱼米之乡：中国人的雅致饮食文化》颇为实用，书中收录了150道经典江南菜食谱，108种常备配料，24种烹饪技法，这些食谱几乎都由扶霞本人实践过，亲测可行。

这个可爱的英国姑娘，写龙井虾仁，先描绘了西湖边茶山的清雅景致，又很真诚地提到，在异国他乡做这道菜的不易。有一次，一位本地厨师为我做这道菜，用的是一两个小时前他亲手在龙井茶园中新摘的茶叶。她写到，淡水虾的虾仁，脆嫩、丝滑与弹性口感无可挑剔。我在家用的是海虾，西方有很多专卖龙井茶的小店，找不到龙井茶的话，用其他绿茶代替也可以。

在反复实践和书写江南菜色的食谱过程中，扶霞再一次暴露了她为爱发电的本体属性。把一个地域的食物写得越美好，她对此地的爱意就暴露得越明显。

江南文化本来就是“此地”二字的化身，除了饮食崇尚清淡简约，风景也云山雾罩，诗爱写意，画偏水墨，各种去处曲径通幽，江南雨阴柔情绵绵。扶霞说，在中文里，清淡，既有淡然悠远的味道，又包含清新舒适的心情，让你的身体与情绪一道平静下来。

看这些兴致勃勃书写灵魂食谱的作家们，可能又要带来一次美食写作圈的新热潮了。热衷于展现灵魂食谱的美食书籍，写满了对烟火人间朴素的爱意。

徐 冰

你知道，生活对我并不仁慈，但我不抱怨。它给了我极大的幸福，与你的爱情、友谊、亲密无间。

《时间的俘虏》最后，奥莉嘉·伊文斯卡娅写下了上面那段话。1972年至1976年间，这位传奇女子将她与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日子形诸笔端，这就是《时间的俘虏》。1978年，该书法语版首先出版。俄语版在伊文斯卡娅于1995年9月8日去世前也已问世。中文版则迟至今年才与中国读者见面。

但是，时间的迟滞和语言障碍，无法阻碍对于那段岁月的了解。很多人早已知道，伊文斯卡娅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情人，是他的人生伴侣，是他生命最后14年中最重要的爱人。对于喜爱《日瓦戈医生》的中国读者来说，也许还有一点尤为吸引：伊文斯卡娅是书中拉拉的原型。

1946年1月，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创作一部长篇小说，这部小说，后来定名为《日瓦戈医生》。而就在这一年的10月，在《新世界》编辑部，帕斯捷尔纳克和伊文斯卡娅首次相逢。《时间的俘虏》中，《伊文斯卡娅形象地记录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》。

队列在我面前躬下身，询问我有他什么书。而我那时只有他的一本厚诗集。

其实就是这本诗集，也不是为伊文斯卡娅所有，她拿着的是别人的书。

他很惊讶：那我给你弄几本，虽然书大部分都散掉了。我现在主要从事翻译工作，自己几乎不写诗了。在译莎比亚。真有趣，没想到我现在还有倾慕者。

仅从这几句平淡的文字看上去，帕斯捷尔纳克谈吐颇为轻松，交谈中还不忘流露一点幽默感。可是对他的经历稍有所了解就会知道，在他们相识的那一年，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已经被禁止出版，只能以翻译作品为生。对于感情丰满的诗人来说，停止写作、作品无法出版，可以想象会处于何种处境。

而与伊文斯卡娅的相遇，却再次激起了诗人创作的激情。1947年至1949年，帕斯捷尔纳克写下了《日瓦戈医生》中的半数诗作。小说本身的进度也飞速加快，到1950年夏天，小说的初稿即已完成。

苦难并不仅仅发生在作品之中。在他们偶遇甜蜜爱情之际，苦难依然在现实中继续。1949年10月9日，伊文斯卡娅被捕了，罪名是“接触间谍嫌疑人员”。由于在审问中受到被关进停尸房的惊吓，伊文斯卡娅流过了两次被捕，1949年的是第一次，第二次则是在帕斯捷尔纳克去世仅仅两个月之后，罪名是走私罪。同时被捕的，还有伊文斯卡娅的女儿伊琳娜、叶梅里扬诺娃。

实在无须过多罗列伊文斯卡娅生活的磨难。对于多少了解那段时间的读者而言，帕斯捷尔纳克和伊文斯卡娅的境遇，也并不是一个例。尽管在世人的眼中，伊文斯卡娅颇为不幸：与帕斯捷尔纳克的爱情不被理解，当时乃至今天，很多人依然将二人的相爱视为风流韵事，没有名分，不被帕斯捷尔纳克的家庭接纳。在帕斯捷尔纳克生前，帕斯捷尔纳克的身份都有些尴尬。可是，帕斯捷尔纳克传记的作者德·贝科夫却慧眼如炬。他们的爱情史，是二十世纪文学分析及评传中幸福的特例，两个相爱的人自始至终相信，我们是幸福的。

我快乐。是帕斯捷尔纳克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。那时，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妻子济娜伊达·尼古拉耶夫娜和两个儿子。伊文斯卡娅没有在场，也不可能在场。这个场景，自然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猜想。

在1949年的诗中，帕斯捷尔纳克写道：

仿佛是用一块铁，浸入染料，被你铸刻在我的心上。

但我们是谁，又从哪来，当这些年月过去，只留下流言，而我们已不在人间？

帕斯捷尔纳克合法的妻子，没有留下关于作家的回忆录，而伊文斯卡娅却写出了《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岁月》。如今，中文版《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岁月》出版，该书其实包含了两本回忆录，一是奥莉嘉·伊文斯卡娅的《时间的俘虏》，二是伊文斯卡娅的女儿伊琳娜·叶梅里扬诺娃的《波塔波夫胡同传奇》。在《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岁月》里，叶梅里扬诺娃将她亲眼目睹的往事，而帕斯捷尔纳克也将叶梅里扬诺娃看作女儿。

1958年10月31日，莫斯科作家全体会议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协。31年后的1989年，苏联作协重新接纳帕斯捷尔纳克为作协会员。两次会议有一个共同之处，都是一致赞成。奥莉嘉·伊文斯卡娅看到了这一完整过程，也许正如她在书中所写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绝望。

别睡，别睡，艺术家，不要对睡梦屈服，你是永恒的人质，你是时间的俘虏。

